



「我的香港夢音樂會 2012 :希望」主題文章

生活在這樣的一個城市還有甚麼希望？

人們望樓興嘆，大地產商卻在起完屏風樓、發水樓、漏水樓，再玩假樓層和撲朔迷離售樓書後，微笑地叫大家「量力而為」入市。無論在籠屋、劏房或者用兩代人畢生積蓄，再加上每月大部份收入供樓的人們，其焦慮漸漸變成憤怒，換來的卻是政府冷淡和遲疑的回應。人們對安居樂業漸漸失去希望。

我們說香港是個富裕的社會，也明白到「知識型經濟」要靠高質素的教育來支撐。但大量年青人卻只能在大學門外徘徊，而政府卻以副學士來粉飾高等教育的普及率。這群憂心忡忡的年青人，能夠對生活帶著怎樣希望？

香港是否一個寬容的社會？當政府對反對意見表現冷漠時，我們有沒有聆聽弱者的聲音？我們是否明白南亞裔和大陸移民的處境？我們對愛滋病患者、濫藥康復者以至釋囚投以怎樣的眼光？我們能否把他們看成是同一家人，憂戚與共，幫助他們在這片土地上尋找新生嗎？

其實有不少人想把香港建成一個民主、公義、關愛和環保的城市。但市民多次表達對民主的訴求，卻被北京和本地既得利益集團一一否決，剩下的是泛民內鬨和年青人起哄。市民想保護藍天、海港和集體回憶，但政府和一些財團覺得香港只是一個經濟城市，發展變成至高無上的真理，幾多社區和人文價值隨而失落。

再看我們的國家，總體經濟實力已躍升到世界第二。我們辦世博、奧運有聲有色，我們的飛船登陸月球、我們的航空母艦即將啓航。一切似乎滿有希望。但汶川地震震出豆腐渣工程，誰去尋找真相誰就被關起來。溫州動車事故，救人工作似完未完時，當局已將肇事車頭和真相同埋地下。這樣輕視生命和漠視知情權的發展模式，有如拆去制動器和訊號燈的列車在黑暗中高速奔馳，究竟有沒有希望？

2012年香港夢希望音樂會便是要為那些被遺忘、被排斥、被壓迫的人們打氣。我們要告訴世界，我們對平等、公義、仁愛仍心存盼望。我們相信只要人心不死，相濡以沫，彼此扶持，就能對抗黑暗。那怕我們的歌聲只能化作一點微光，對在深淵中尋找出路的人，都是一種激勵、一種指引。

只要我們擁有信念，便有希望；
只要我們心懷愛意，便有希望；
只要我們堅持下去，便有希望；
只要我們相信自己，便有希望。